潘子求仁錄輯要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貞
　　　　　鄭　性義門

讀書

中庸自獲上信友悅親誠身推至明善又並提誠者誠之者而極言擇善固執之功善一而已而擇與明異然擇雖與明異而善只是一善猶之乎言求仁得仁者得之之仁即其求之之仁可見爲學雖有得與未得之殊候而始之所學即其終之所得必無殊途是以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先言誠者天之道正見天道人道本不容二本非奇難本無可諉能盡人道即可契合天道能爲誠之者即可至於誠者故曰聖人皆學者做但患不能爲真學者不患不能爲真聖人某敢望諸友爲真學者顏子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已復禮又請問其目夫子告之以四勿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

拳則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此篤行之學則所以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嘉顏子之擇善而固執也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嘉顏子之篤行而近乎仁也人俱謂顏子天資高不可及不知其初只是擇善固執之眞學者諸友今日相聚正審問愼思明辨之時端詳孔孟學脉而力行以求有諸已始是諸友眞切爲已之志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以道乃從聖學脉路篤志力行以求自得若擇非所擇執非所執是深造而不以道人道與天道不能同條共貫誠之者與誠者將至南轅而北轍矣縱有自得其如孔孟之明善何哉又曰未嘗審問愼思明辨知爲學脉路而遽自躬行雖與世之不力行者殊科然事理散碎不歸血脉且自信以爲是而實與道違者不少所以聖學不明之後篤行者非無其人終不契合於孔孟若審知聖學脉路而篤信力行卽未知性聞道確是

孔孟之徒爲學在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脉路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世傳太上感應篇若行之者無福利之心豈非聖賢路上人然無血脉而不一貫縱行之極其純密終不契於孔孟能審知孔孟之血脉而篤行之則行太上之所宜行戒太上之所必戒何與之有今人受持太上之言而高視孔孟以爲非我事也不知孔孟之與太上所爭只在有血脉無血脉而已得其血脉則益易爲力何爲而高視之哉

一友謂知先行後其理灼然知行合一之說何爲乎曰知先當是先知爲學之脉路先知爲學之脉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無謬若逐事逐物之理行之篤者自能曲盡總是篤行中事若云不先窮至事物之理恐流爲申生之孝尾生之信是不咎其不知爲學脉路但在行上咎其不先知恐未必然蓋聖學以求仁爲

宗學者若知求仁脉路自不容不集義豈有流而爲中生尾生之理某敢謂擇善固執是先知後行行之弗篤弗措是知行合一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恰又是行而後知即如諸友入會聽講須先問會講何所由何路達從何門入是學問思辨知爲學脈路也既審知講舍之門路則必不至望南而趨北矣故曰先知爲學脉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不謬若夫街巷曲折途路高低行自知之即舉首辨路或旁詢他人亦是行中之事及入門登堂廊廡庭階一一周知信之實居之安不可惑以疑似影響之說此乃行到知到非聞見所决擇心思所擬議矣

問聖人每言博學而後之論博學者謂理之發見處用功未知然否曰吾友自幼入塾即博學之矣昔有問心齋五經之旨者心齋云某止讀得學庸其人不信心齋云大學已足尚餘一部中庸夫四書五經載聖賢之道已盡吾友自幼讀書治經豈非博學之邪

若云博學於文是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學即是行其策勵躬行之意甚善但文者先王之典籍不可不學博學於先王之典籍而審問愼思明辨皆所以爲行豈必曰用力於發見始爲重行哉

問博文約禮曰博文乃博觀於唐虞三代之文唐虞三代之治平天下巍巍蕩蕩若無津涯而要一本之於倫常日用以彌綸斯世學者苟盡心於此則知古先帝王之事皆吾身所能爲治平天下之業皆吾性所自盡自小不得推委不得自然眞志勃發然不約之以禮則茫茫蕩蕩反可容人放寬故即博文之中約其條理眞實可見日用者使之日純於踐履學者旣勃然眞志身任聖人盡性之道又有切近於日用之條理可以持循自然篤志力行綿密自盡欲罷不能旣竭吾才至此自有不容不然者此夫子默地使人自立眞志自肯力行極循循善誘人處自非顏子不能識破又曰文之所統者大不博則不知道之大也禮之所履者切不約則

不能體之切也見其大而體之切自然欲罷不能自不容不竭才矣

經書中所言道俱聖人垂世立教之道蓋天命之性至聖人始盡始可垂世立教而爲道學者學聖人之道始能復天命之本然始能知聖而盡性孔子亦好古敏以求之孟子亦願學孔子學者焉得不以聖人爲依歸學者知聖人之道始知學庸語孟眞切有味眞如布帛菽粟晷刻不可無讀魯論隨舉一言一句宛如一夫子在前讀鄒書隨舉一言一句宛然一孟子在前

魯論神化鄒書直大

讀魯論透體神化讀鄒書透體暢滿或言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是無忌憚之見

前輩之學或有脫胎於佛氏則於學問終輕或分更分漏畢力學問而經書之旨反晦則不知性而無見於聖人之血脈也故讀書

知宋人各有之其能味孔孟之正派而服飫不倦者誰與
宋仁宗於禮記中擘出大學中庸眞具古今一隻眼
禮記輯自漢人或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則入而載之或先
賢之論說散見於殘編者則集而載之或採前人之成書或錄時
賢之論著多不成倫類而統名之爲禮大學中庸古聖人之全書
部帙不多者也漢人欲輯成一書故入而載之是故巍然於禮記
之中易爲識別宋之仁宗兩擘之以賜其臣而當時之賢者輒配
於論孟而爲四書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有謂大學言修齊治平
禮莫大焉中庸首言中節已明言禮其後述周公之制禮答哀公
之九經敦厚崇禮不驕不倍學殷從周三重寡過無非言禮仍當
還之於禮則過矣蓋五經中如易之首尾言易春秋之載十二公
時事倫類協血脈貫其爲成書不待言也虞夏商周之書風雅頌
之詩亦出採輯然倫類協血脈貫其爲成書亦不待言也惟禮之

倫類多不恊血脈殊未貫挈大學中庸而出之未見有損於成書也何為而必還之於禮始為得哉

大學是聖人定下萬世為學之大法中庸是論道之微言雖間及於初學而法不備

以孟子配論語不知始自何人大有功於聖學大有功於萬世

孝經成於後人無疑然有血脈不比他書愚謂能發明夫子一貫之旨當是孔曾原有問答而後人附益以成之者吾儕有志於聖學重之當不亞於學庸語孟

一友謂 某 盡斥二氏又不喜宋以來講學書則束書不觀乎曰 某 今日始知學庸論孟之味每一回思不覺隋淚四書直是頃刻不可離直如布帛菽粟一日無布帛則凍死一日無菽粟則饑死若置學庸論孟而別看二氏書諸賢書正似令窮冬之際不以布帛菽粟為重其不凍餒死者幾希矣

問爲學宜看何書曰宜先讀大學是曾子聞一貫之後爲學者發明本末始終條理讀大學始知有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道始知修吾身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即不敢漫易此身知有用力處次宜讀孟子書其書發明最暢雖有學庸論語而無孟子書則聖學之血脉難見聖學之精微正大不可得而知故讀大學後即宜讀之次宜讀孝經乃後人記述孔子言一貫之全書讀二書灼知爲學血脉始可讀論語蓋聖人之言渾融真實頗難理會中庸乃論道之微言深造自得後方能讀中庸宜在論語後讀書須尋繹本文不得看注蓋一經晦菴注則宋賢之四書非孔孟之四書矣離從幼講習之法解即於書有不明白處又不得如舉業家句櫛字比急欲逐章逐節曉了但就明白易見者玩味體驗玩味體驗之久其未明白者自漸次融釋若真實有志之士讀書自不泛常句句沁入肺腑發慚發憤實見聖賢苦心蓋聖賢語語從痛切

中出眞實爲學始見得聖賢苦心見得聖賢苦心始見得自巳不足誦讀愈有味體驗愈着實躬行愈有力如是讀書則不俟讀盡四書巳得盡心知性五經中惟禮宜先讀大器循規矩準繩士果有志自然浮氣收歛言動不苟得在禮經入細尤爲穩實易之一卦一爻卽吾身之一動一靜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咎故夫子謂學易可以無大過今學庸論孟所載倫常日用之言巳極詳備吾儕但能眞實體驗自不至於過差學易在行有餘力之日可也古人興於詩蓋是其時習聞習見之善惡其感動也易且自朝廷以至里巷士女無不各言其情上以此觀風下以此起教亦其宜也今世遠風遥義例雜出讀詩尚未明其意旨何况於興愚謂鄉黨之間有善可爲師惡可爲戒者動此心之感愧傳記之中有忠孝友義不染流俗者動此心之欽仰卽是興於詩也然詩之爲道温柔敦厚正大和平最易消人之粗鄙鎔人之圭角晦菴

云學者之所以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樂而得之愚謂讀詩而能身入溫厚和平之教自化於優柔和順之鄉詩亦即樂也尚書載唐虞三代聖人之心大意已見於四書讀四書後即宜讀之春秋與易相表裏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咎否則凶悔吝者易也不當其時不稱其位失於偏陷於邪則貶否則褒者春秋也能審知聖學脈路而讀經書則權衡自審春秋亦易讀大約五經之旨已備於四書讀四書體驗眞實深造自得則於五經洞若觀火矣不然雖多聖人之書而不知聖人之意如大易一書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爲學自象失其傳而言易者專以理於是誤認元亨利貞以爲仁義禮智聖學遂大亂禮經記於漢人言多麗雜即禮運一篇有合於孔門一貫之道者有雜出於老氏者又如大戴心之精神是爲聖慈湖近溪皆尊信之非灼知一貫契合孔孟安能辨其爲非聖人之言尚書之今文人皆信爲眞古

文人或疑爲僞愚謂秦誓歷數紂惡娓娓不休必非出於當時之言武城詞多誇詡孟子已止取其二三策則其書之雜出於僞無疑也餘則非聖人不能有此矣可盡謂之僞乎夫尚書顯晦之迹固易起人疑然大要好古者無所不信作聰明者無所不疑苟非灼知聖人之心安能確有從違不惑於群議漢人傳經去古未遠詩之小序自有徵可信晦菴生千五百年之後專任已見一槩不取有失詩人之旨若不融會於小序以讀詩則不知詩之源委不知詩之味厚而義深春秋公羊穀梁弄筆小生耳左氏胡氏可取而未可盡據若非知學而自有權衡見豈能出於四傳之外論語有數章重出前輩未嘗表章其意今之讀者皆去之反似記者之多事豈知吾輩讀書正須於此留心蓋是聖人真切爲人常常提示深切吾人日用處也而不知聖學則必不知聖人肫切提示之心嗚呼書固易讀亦難讀也豈得漫曰讀書云乎哉晦菴不信大

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知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人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為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為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合於孔孟則必目為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陂窠臼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

唐虞三代聖人在上天子躬行以正百官正萬民君即是師政即是教當時但有風化而少言說即有易書詩禮而非關聚論學之書夫子生當衰周聖王久歿風化式微所謂君即是師政即是教者不可復見而易書詩禮又不能即見為學之統宗皇皇考古汲汲敏求明大義於久晦之餘得微緒於將亡之日故曰我非生而

如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有吾夫子而有論語一書孝經一書又有大學一書中庸一書微言大義至矣盡矣故推吾儒之宗主必曰夫子不然道開於羲黃衍於堯舜禹著於成湯伊尹高宗傅說大明於文武周公而論道之宗主者不在也則以政治教學旣判宗有微著言有詳畧也繼得吾孟子而夫子之道益明故後之推重者又必曰孔孟而往往畧於顏曾思吾儕旣生孔孟之後但得知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則趨向不忒而復性有日蓋知求仁爲宗則求仁之工夫卽是集義已所不欲弗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言皆集義語語皆格物着着皆求仁但能

知學以求仁爲宗則學庸論孟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無非仁義而已矣初學者得之則爲集義求仁知性者得之則爲熟仁精義路只此一路宗只此一宗由是讀易讀書讀詩禮皆有其端緒論堯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爲師行可爲法者皆仁義也皆吾之麗澤今人之一言中欵一行適宜者皆仁義也皆吾之師友腦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蓋學有統宗工夫有頭腦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秩然天地萬物條理秩然條理與渾然一體非有二也渾然一體者本秩然條理致知之知吾性也渾然一體秩然條理者也故致知者非漫然儱統以致之也所謂在格物者正於人我交涉之際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致知也何以謂之求仁集義蓋渾言之則曰性析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實指之則智即是仁而禮即是義孩提之

愛親敬長乍見之怵惕惻隱知也卽仁也恭敬辭讓咸適其宜禮也卽義也又析言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者也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集義求仁之謂也又實指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而渾然一體者也故曰求仁則已是集義集義則已是求仁令致知格物之學不明知求仁集義則致知格物明矣仁之旨又不明知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則仁之旨明矣學者苟知求仁爲宗則渾然一體之知見前於待人接物之際有不條理則不忍未條理則不安者乎情絜矩事事盡心吾性本秩然條理待人接物自能曲盡其條理而後恰恰渾然一體此所謂復性之工夫卽率性之自然人道卽天道工夫卽本體者也夫條理者義也卽禮也不忍不安者仁也知不忍不安而盡心條理者知也總一仁也夫惟不知求仁之血脈也故聖人之書讀之而不得其指歸味之而不見其眞切苟求仁

之血脈既明有不厭飫忘倦者乎明師良友之所闡明皆仁也則皆義也古今人之美言至行與凡里巷淺近之言一得之行皆義也則皆仁也觸之於心皆極求仁之願欲踐之於行無非貼切之工夫然則聞見豈在外哉

一生爲學意在明理以知性聞某之言頗知信嚮而質問不已因爲生畧提聖學之宗而歷辨之云灼知性善方知此心之真若云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叅合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是吾性可由事物聞見而卜度也知性方能有諸巳若云把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是自家底此所謂從門外入者不是自家珍也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則修齊治平皆由吾性而出所謂窮理雖事物之條理實卽吾性之條理所云理不是在外而別爲一物卽在吾心固然云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則未必然夫卽體察安得誠實在我縱自以爲誠

實終與知性者有內外賓主之辨透實理須是知性初學審明求
仁血脈力行久久亦自能透實理若云看道理須是見得實若於
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不知只看理焉能透實
理如言理言道言誠只在造化上看但成其玄妙奇特非聖人乎
實正大之道深造自得則渾身是性所謂形色天性也由心而行
即是仁義說我與理一亦不可得若能審明求仁之血脈而篤行
弗措庶幾近之如所云看理徹則我與理一夫不由於知性不由
於擇善固執而看理則理必不徹我自我理自理必不與為一渾
然天地萬物一體須力行深造方有諸已如云將身來放在萬物
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此空境也虛見也由看而有者也又云人
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切無所不盡則與萬
物為一無所窒礙此正推極知識之能事也故識仁篇首云仁者
與物同體又云存得便合有得又如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云仁則天地為一體而天地之間品彙萬物為四肢百體皆顯然其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如云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夫知性則踏着實地審明求仁之脈路而篤行弗措亦踏實地若靠理會只如空中立終不踏實地西銘之言合之而愈見分一之而反見二彼此槩量之間而渾然一體者去之遠矣皆由理會所到不踏實地又云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夫因實到故謂之窮理未實到而可謂之窮理乎只是理會所到故其言如此力行所以致知知至則識眞實體段益致知者工夫也知至者自得也如云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知致知非默認實體之謂而實體非默認可得默認則影響淆訛必不端的卽如所謂性情部分虛靈本體豈非實體之默認者乎性情而有部分本體而謂之虛靈豈非影響淆訛而不端的者乎况本體二字原無說處佛氏以徧應衆緣為用

故言體吾儒知性不同佛氏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無處可分體用知無處可分體用則凡所謂體用一原者亦無可說而謂吾心之全體大用者亦顯然可見其非知性矣生又歷舉諸說申問 某又歷據所問答之曰知求仁爲宗而孳孳强恕反求自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所謂能近取譬仁之方也若所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乃窮在物之理明在我之性前賢所認爲知性工夫與聖學迥別又曰反求諸已自見義理泛然尋覯豈非無要領而外馳者乎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此記覽之學耳何足言又曰某初格物只是擴充不忍人之心爲孝爲弟爲忠爲信反求諸已不忍不竭力盡分其後窮理亦只是渾然一體之心致廣大盡精微而已若曰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來處至當亦是窮理知性之說却與無本之學尋枝摘葉者何異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窮事物之條理始盡吾渾然一體之性

謂事物之理不在外誠是但不知推吾不忍人之心於事親上窮孝之理事長上窮弟之理但尋究孝弟之理爲窮理則非所以盡性又曰能審明爲學之脉路則天下之道理已一握把定自後但須細心平志密密躬行則愈見事理之端的如所謂道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之道理端的是如此了方得此推極知識之事非實知性聞道何如審明爲學之脉路者確有根本可據乎又曰推吾之心而察之於處事接物之間則已私去而天理彰循循而進自無迫切陵節之弊大學所謂絜矩夫子所謂能近取譬孟子所謂强恕求仁皆是道也至於聞見固所不廢亦非所恃若云必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後能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乎天理所謂求之於末不求之於本求之於外不求之於我者也又曰知性則於事物之條理明察之亦易爲力若初學之士只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力行

久久則於事物亦易明集義亦易爲力若云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効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只是推極知識之能事又曰遇事須行故審明其條理而行之今日做此一件便理會此一件也如謂今日理會得一件非是便要做一件用在聖學安得有許多閒心思閒工夫又曰知學則規模自大何必寬着心而後見其大又曰擇善者知大學之要領在格物是也固執者實用格物工夫是也實用格物工夫以致其知則自有物格知至之時若謂學以格物致知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正是倒說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有外物而自盡其性之理又曰曾子日三省吾身便是知行一齊俱到謂曾子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豈其然乎葢一唯者知性也非旋旋推明事物之理所到且曾子力行亦不可謂之持守又曰力行則眞性常顯眞心常

審所謂力行近乎仁也不由於理會如云自家既有此身便有主宰須先理會主宰豈非杜撰之學乎力行近仁者正格物致知合做底事不放過些子者也如云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是以一事爲兩事也又云合做底事不放過些子又以一概作三概也且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則不過閒窮究而等待有事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是因推尋而後有事與聖學相去不啻天淵矣又曰志篤則處事接物之間平情通志自極明審懇到有不容但已者蓋聖賢工夫只在人事上既審知爲學之脈路而格通人我爲務則遇物而理常顯志篤而力自充所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亦似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此是志不篤故工夫不切安得歸一不知與知之不切夫人所不欲或未之知已所不欲亦不知乎行有不得未知反求故見之不切果能反求豈不切於自見乎

審知聖學脈路淸楚貼體力行步步體驗步步踏着實地一友云不知性恐未必踏着實地曰審知學脉心性已了了分明自後步步力行自然步步印實友云彼盲修瞎鍊者亦自謂踏實地曰審知聖學而力行者步步不失聖人血脉步步遡歸眞性故踏實地彼未嘗知學而盲修瞎鍊者何可同日道哉

一生云某於學脉已蒙師指教淸楚只不能着實前者未知學問時原有行履不錯處却無知見今當下自知此是渾然一體甚爲害曰正坐不力行耳力行近乎仁安得有知是渾然一體之知見此却非步步勘驗之旨一友云眞力行者不起此等知見曰力行有何不眞若分毫未眞不可謂之力行講淸楚而力行者步步印實是如此

一生云某日前看一堂兄病惻然動侍奉湯藥敬奉起居之念以向來疏淡旋發旋退既又思同祖兄弟本是一體然終不能直行

初念曰此非子不力行之過與不力行則學問上知見倏起倏滅不能真性直達流行生云師言直中某病曰我所以勝於子等者只無此知見無此學問生云此是師深造自得來故然曰果力行者亦無此知見學問

謂生曰子志小欲速故起知見此學是終身事欲速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曰禪門重悟故患知見聖門不重悟子今一味沉着力行知見起不起總不須在念

一生云某日來體驗處處見渾然一體曰處處見渾然一體不如處處不見渾然一體有頃曰處處見渾然一體則信道月篤庶可與共學亦善

謂生曰凡聽人言語須要消化若物而不化便在這上起知見子但能力行自然化又曰聽言如食物不消化則反爲病力行如健運滋灌百脉而長精神

生每請先生立教莫指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恐起人知見爲害不小且述自知渾然一體之病不能驅除先生曰子志小器輕欲速求効故有知是渾然一體之知見豈可概人若有志之士步步力行但見不渾然一體力行到入眞入微處亦不見不渾然一體亦不見渾然一體

謂一生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某生所見不過浮淺之影子耳夫愛親敬長之一體孟子在孩提時說今人欲如孩提之愛敬何可得也若指今人日用之一體則在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時說此是何等危迫境界何等沉痛心神而豈浮淺之影子乎又曰親證渾然天地萬一體須於眞情之發見知性非於眞情之發見知情此際幾微之辨非親證一體者烏足以知之生出嘆曰使生有一日自得之時方知目前所見之浮淺亦方知吾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原不爲學者之害

篤志爲學者心性上絕不思量卜度絕不計求功效不以有所見爲喜不以無所見爲憂只是一團真精神緊緊切切不計前算後學者最忌在聞見上討分曉看人書冊聽人語言思想卜度自以爲曉了無疑不知只是別人的見識與自已有何干涉世之聰明求速效者往往如此不可不以爲戒

須深造自得一知半見有何用

切不可先橫一求覺之念若先橫一求覺之念工夫便不得力先橫一求覺之念亦只是立志不真

覺不是要得來的并工夫亦不是要做便做得的不求做工夫而真志無間斷卽是工夫不求覺而真志無起倒自然會覺

一生見日竭盡苦功二十日始有所見先生曰且未言所見請先言工夫是如何生畧述數語曰工夫如此則所見可知此不是得力處是予作病處生又述所見曰予苦思力索無處湊泊尋出一

條路徑耳此非好路徑須速置之問如何得有一覺曰覺不是要得來的譬如正睡着時忽然甦醒是豈汝要得甦醒耶是豈汝曉得甦醒耶卽使有人喚醒原與自醒無異又曰不但覺不是要得的并工夫不是要做的志不是要立的要做的只是安排要立的只是意念眞眞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眞工夫原是無工夫眞工夫由於眞志眞志無起倒眞工夫無間斷子前日工夫正未是在

求知孔孟之學脉者有二念當去其一心意上操持以求誠正其一欲明心見性心意上操持以求誠正者不過墨守主敬而止欲明心見性者始必入於無善無惡之說終必學佛參禪二念不去而欲知孔孟正學如望南而趨北亦何益哉

今與學者言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尚有信之者言孔孟止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卽是切底言心性其能信之者鮮矣與之言强恕反求愛親敬長卽是知性工夫豈能舍治心之功頓俾之

路而專從事於此哉

後世學者心巧而見小故不能舍治心之功頓悟之路而專從事於孔孟巧心小見遂各自成其學術以亂聖人之大道嗚呼有守先待後之責者焉得不深論而力辨之哉

聖學從力行入禪從疑入從力行入者自得其渾然一體之仁從疑入者不過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而已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卽孩提稍長之時而已行矣所求乎子道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道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道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之道先施之未能行之安得不力乎以人之道治人之身力行斷斷必然而安所用疑也

禪門是走黑路聖學是走明路審知學脈而信之不疑始能貼體躬行躬行純密則信愈篤其信愈篤則其躬行愈純密愈着實非如禪門豁然大悟始有實地可據

又曰禪門之悟在於疑俄頃真疑即獲實悟比之吾儒畢生力行者難易何止十倍然且禪門徹悟者甚少其人吾儒之道只重一力行力行則可以知性行少不力即不能以必知性力行無其人則安得有知性同於孔孟其人者聖道絶續之關真可危也

知與悟不同悟是禪門事禪門一着子是從未嘗省及者故說作悟知是人倫中習行有素不過一覺着而已聖門言知言覺不言悟原有意在

禪門是從未嘗省及者故不可以言教一經發洩則不能起疑而悟矣聖門是印實目前故無不可以言教信之篤行之力自有一日自得而居之安毫不用疑

今爲程朱之學者不喜言悟謂悟即禪最是蔭象山慈湖白沙陽明龍谿言悟即影響於禪矣但因此遂謂必無待於聞道知性則不可夫子云聞道是豈聞見之聞孟子云知性是豈思索曉了之

知然今世止有禪悟而無聖覺則其不信亦無足怪也
一生閱近溪語喜其當下指點使人易得入處先生曰當下指點是禪宗事近溪當下指點相沿於心齋只是指點靈明適誤人耳若某則但教人篤志力行自有知性之日不能當下指點人入悟然不長人虛見不誤人落識神確然性善真血脈與孔孟不差毫髮
生云先賢皆云學有疑則進先生却不取人疑然弟子終不因先生所不取而遂蓄疑於心故特以瀆聽祈先生暇間賜一書詳示之以豁其疑答曰愚所以不取人疑者為吾人本來性善力行則性善現前力行之純篤則沛然性善直達流行故吾人但當自勉於力行自勉於力行則復本來之性善其知性也自是性善真脈不失足於異端嗚呼此豈不可以知愚時時言孝言弟言强恕反求之旨乎豈不可以知力行孝弟即是求仁實地力行强恕反求

卽是心性工夫乎又不可以知致用卽所以立體理事卽所以存心乎彼不知者反以爲孝弟强恕反求此是致用而非立體必主敬然後束得虛靈知覺住爲立體工夫不亦左耶夫力行則性善現前主敬則虛靈知覺現前顯然各別特昧者不自知耳愚所以不取人疑者爲吾儒性善故從力行入佛氏性空故從疑入疑則心意識不用事疑情重極命根忽斷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有何知覺有何見聞無知覺見聞是謂性本空故禪宗疑根斷際無不豁悟性空堂堂卓立若疑情未極命根絲毫未斷尙有知覺尙有聞見有知覺聞見則有心性有山河大地一切皆有未是眞空決不豁悟性空堂堂卓立故禪宗最喜人疑而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若吾儒知性工夫而亦從疑入安得是性善安得不是性空愚謂前賢之言性有本於佛者今觀前賢云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云大道本無階級而以疑爲階級云經此大疑沉着研究

若無湊泊方能有諸已而信是豈不以從疑而入故言性本於佛乎又若所云學者須先會疑有不疑者只未實做工夫疑即其窮理工夫窮理即其知性工夫其中因疑得悟者其知性本乎佛有疑則推尋講究而推尋講究不越乎理氣者知性本乎老有不可不辨者嗚呼用疑知是愚又安得取人疑乎若生所云則是該不用疑孔子何以言疑思問中庸何以言擇善愚又何以屢提審明爲學之脉路夫審明爲學之脉路有多少疑有多少問多少思辨在而何以不取人疑也嗚呼當今日而有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者乎吾未見其人也當今日而有弗能弗措弗知弗措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擇善者乎吾亟欲見其人而恐不得也苟有之則必審明爲學之脉路灼知吾學乃孔孟之正學大道而篤志力行之弗措必能知性善而得孔孟之正脉不失足於異端嗚呼此孔孟之幸也吾道之幸也天下萬世之幸也若生則雖讀吾書而不會吾

意任臆武斷拒爲異說則有之矣又安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善乎又安可謂之能疑乎

又嘆曰性人人所同知性盡性者孔孟之學耳禪宗自謂知性前賢各自以爲知性但與孔孟之言性不同性學自孟子來不明久矣今諸子既得聞孔孟之性學欲擔當二千以來所僅見之事而依依息息似浮若沉精神不奮眞志不發夾雜掛帶起倒盤桓吾見其卷忽就盡而已矣嗚呼孔孟之學終不昌明已乎吾焉得而不憂焉得而不懼

謂一生曰聖門學脈只一路而足下一步人人不同譬如射者數人於此同射一鵠同有一置足之地就其足之起處各各有一條路就其矢之所期則各各俱中紅心格通人我以復渾然一體之仁只此一條脈路在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則如見如承不欲勿施樊遲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張則言忠信行篤敬

曾子則曰三省吾身有子則孝弟爲仁之本似乎各各不同其實只此一條脉路忽嘆曰後世之學豈不各有一條脉路又豈不各各欲中紅心奈失足於佛老故卒與求仁之學遠嗚呼

學者苟不安於流俗各有其志趨只因學脉不明所以志趨不副本性亦各有其躬行只因學脉不明所以躬行不恰本性

自學紛岐以來人各有心性之見各有心性之說所以躬行不歸血脉嗚呼人各有心性而各各惑於他說各各真性不顯目前躬行各各不歸血脉愚又安能燕然坐視而不與之提清不與之明辨乎

堯舜禹湯文武道脉至衰周而微夫子崛起春秋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夫子之不可及也若其畢生聚精會神集羣聖之大成行道脉於萬世則志學本分事夫子之不可及者不在於此學者果能志學如夫子則皆學者本分事何不可及之有

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四十而始不惑不遇明師故得之艱難遲暮顏子有子曾子遇夫子在前領得頭路清點得眼目定故得之易且早生云夫子天縱聖人恐不應爾先生曰天縱二字出子貢之口子貢在孔門極聰明見夫子聰明多識又自己所不及故以天縱推夫子何得以是而信之天何嘗限量人人只不立志自限量耳若人人立志人人天縱何獨夫子生又問志學章難會或是夫子故抑退以引學者先生曰聖人皆實語但以自己所學所至期人共學共至耳豈有抑退以引人之理

又曰吾但見夫子誨人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腔成物之仁肫肫懇懇如親之望子醫之療病學者何故自生曲折甘于退墮也耶

人皆謂顏子勝於曾思孟 來謂顏子嘗未到曾思孟地位蓋造詣

無窮多歷年所則深抵其極顏子早卒故當未到今觀夫子所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及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等語亦自可見一友大不謂然先生曰顏子是中行曾思孟是從狂狷入如晉楚之富等語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及不悅繆公等事便可見狂狷雖道器而不如中行之渾然故謂顏子勝於曾思孟不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非身到神化者不能作孟子作七篇時年未甚晚至八十餘歲而卒安知其不到神化此所以謂曾思孟地位顏子當未到若顏子而永年便可到得聖人地位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不可以氣魄承當不可以知見領取搕原無境象可擬無知見可入亦無他語可替換若不深造自得無從理會又曰他所言渾然一體皆有講說可意會却玄虛聖學渾然一體無講說處却實落若不深造自得亦無意會

學須實有諸已須深造自得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末又足一句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今人未嘗自得輙曉曉論學不休何哉又曰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今人杜撰鑿做無立脚處却硬要論心論性說是說非主張學問論斷聖賢豈不大戾

學須自得不自得而云見只是虛見只是推測凡看前賢語錄或聽朋友言說而推測附會以爲知道者只是自欺恐見朋輩中多然若真正有志之士要親承堯舜孔孟學脉者不可如此

此是萬世之事若有一毫矜眩之心有一毫夌駕之心有一毫自欺之心何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明道所以仁天下萬世豈得先不仁於自已若不能成已是不仁於自已也

學問須自已實歷到方得親切方可曲成後學若只影響測度自已尚沒交接何以教人

學無實得出言吐語決不能親切諦當自是不容僞

今世道人心不正士類有名爲爲學而實立意好名用其聰明推測道理以爲能發先賢所未發或不信正學或雖信而不能降心從教反竊取言說而附會之謂能酌中取長者多矣豈知正眼未開縱極其精思立其見解難逃有識者之目則何益矣

人若是影響測度之語這裏一見自洞知其肺肝以是知看人言句不出只是自已眼目不明

凡發明聖賢之言辨論前賢之說若有一毫立異好奇之意有一毫矜名炫衆之意有一毫凌駕前賢之意有一毫吹毛求疵之意縱便說得十分是當已得罪於聖賢得罪於前輩得罪於天下萬世

學者實有爲已之心方可與論學凡入於一途之說以拒人者皆非實有爲已之心者也

朋輩但實心向學實有工夫則浮氣自斂言動舉止自然寧靜今論學者率多爭競粗心暴氣動盪于言動舉止之間無論所學之是非卽此已不是學矣又何論學之有

一友謂先生執見甚堅旁一友以告曰友某謂君所論粗淺某謂此是聖學正派彼旣不能信見君持論堅確遂有此言先生曰知得眞持論自然堅確又曰某在玉峰諸友多謂某執某謂須論所執之是非果非則謂之意見謂之執拘果灼然知性對同于聖人則謂之知止有定謂之自得居安執豈可槩論夫擇善而固執之初學須執允執厥中聖人須執必也正名夫子嘗執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孟子嘗執執其可槩非哉

一友見先生論辨諸賢詫曰不能格通諸先賢說甚格通人我先

生曰辨諸賢正是格通諸賢如君言孟子論性嚣斥衆說亦謂之不格通人我耶

或勸先生弗辨諸賢爲隱惡揚善者先生曰此本非惡焉用隱或曰既非惡何必辨曰以雜佛雜老之學而竄入孔孟豈不誤後學耶某爲千聖學脉辨爲天下萬世辨豈好辨哉因嘆曰諸友若能信某之學的的孔孟之學則自能信某之辨有不容不辨者而諸論皆息矣

大抵讀書聽講須虛其心平其氣如一無知識者然則是非可否燦然自明今之聞某之學者先横諸賢之成說於胸中故其聞之也如未嘗聞而共辨之也一無當於辨嗚呼未嘗摸着巳鼻而自謂能知毫不搔着痛癢而自謂能辨比比然矣吾其奈之何哉又曰無大志則眼界不開無虛心則九泥自足無新得則舊見難除以是三者而不信聖人之學又焉足怪

學者須以聖人爲師今皆以後世諸賢爲師所以學術貿亂迷惑無已

學者不知聖人之道爲知後世諸賢之非今發明聖人之道反以爲不合後世諸賢而不之信可哀也已

一生云先生尚可受人欺恐在朝廷之上誤事不淺先生曰某未嘗受人欺汝試說看生云已忘之蓋先生受欺不過言論之間無關剝害又云若是聖人一眼便看定了人必有不同先生曰吾雖不是聖人却是聖學一眼看定了人此是英雄本色若聖人則不便去看人亦不忍看定了人彼其人自然呈露聖人亦自然先覺亦有明知其人欺僞當其議論侃侃可聽時便自贊嘆亦忘其爲欺僞過後卽望其人進步決不料彼前言乃一時欺僞必無長進吾心如此聖人當亦然生云方知先生渾是一團元氣先生曰此未必然但予大病在畏受人欺毋用心億逆反自處於詐不信生

云某受人欺多不能不然先生曰此是爲利害所奪世趨所轉喪却本來忠信之質子若不痛自懲創脫去舊習先已失爲學之基矣可不危哉

又曰古人云量可學知人之明可學若造渾然一體之實則吾之度量卽天地之度量吾之光明卽日月之光明但雖是知之如未嘗知者然故人亦不覺卽我於二三子亦不十分搜剔前輩云容得天下人方能教得天下人若一搜剔人便畏不敢近二三子立志眞切不眞切工夫懇到不懇到何必親供當到我前時已是說與我矣生云先生固未嘗受人欺曰吾亦不敢謂竟不可欺但與人相處太露英察只是薄德吾不爲也

範謂先生於一生行陽明待心齋之法先生曰此豈可槩施行一挫折是爲成就一箇人亦顧其人可受與否天之生物雨露固是全生霜雪亦是培植但霜雪非其時則爲災異教豈可濫施哉

謂一生曰人之前過甚不足責我與人交並未嘗以人前過爲意即有告我者亦不之問但須自此以往篤志力行期於無過耳如人之醉者何所不至雖有褊心決不責醉時之過於醒時我心如此聖人之心亦如此即上帝之心亦如此

不得以前過自棄不得以前過棄人

答生書云生云鋒芒太露於筆端嗚呼此則非某之過也蓋孔孟之道昞如日星坦如大路自諸賢以佛老之說亂之以杜撰之學障之遂使世之學者以聖賢之書就諸賢之說以後賢之宗旨揣前聖之真詮而孔孟之學脈遂不可復問深其堅志策其毅力辛苦一生而終成違孔悖孟之學術嗚呼豈不可痛乎豈不可傷乎吾實痛之吾實傷之故不覺鋒芒太露於筆端也雖然亦學者自狹其途徑自仞其志趣眼目印定於前賢而不肯廣求其說故孔孟之學脈終以不明若能寬其途徑大其心胸與某商至一月商

至半年或至終歲則是非可見黑白自明自知愚之爲千聖學脈之苦心爲天下萬世學者之苦心見吾之辨一句一淚一字一血讀吾之辨句句痛其肝腸字字傷其肺腑尚見以爲鋒芒太露乎尚以爲鋒芒太露而爲吾罪乎今之能寬其途徑大其心胸與某商者誰也眼目一印印定志趨一局局定人有辨論則拒之爲異說斥之爲好奇而不願聞然則愚之說雖無不印合孔孟其能信我乎愚之學雖得孔孟正脈其能從我乎然則鋒芒太露於筆端生安得不云爾乎

又書云某學問有年幾次出荆棘入荆棘幾次拔足迷途頓足迷途一旦知孔孟之道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含悲茹痛憫孔孟之大道如是而埋沒者二千餘年孔孟之正學如是而後世之學出入迷途盤桓荆棘者數十餘家憫天下有志之士皆欲如予聞孔孟大道正學之樂而皆如予出荆棘入荆棘拔足迷途頓足迷途之

苦故不憚直敷心腹腎腸昭告天下曰孔孟之大道如是孔孟之正學如是其非孔孟之大道正學者如是嗚呼此某之心也而豈敢自謂已足冒然登座講授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天下之士有諒我之苦心而來教者固所深願有不諒我之苦心而致責者亦所樂受也

朋友雖聞正學不見傾向只是信道不篤只是信某不下信某不下非朋友之過乃某不肖之罪也嗚呼念至此焉得不動心忍性焉得不懲悔遷改惡得自輕惡得少緩苟自輕自緩使朋友終於信某不下使孔孟之學終以不昌明豈非千聖大罪人豈非萬世大罪人

謂一生曰人須動心忍性始得只如某已自任知性然動心忍性一着未嘗少寬生云動心忍性是某等初學事先生只是大而化曰豈敢然只今日與朋友言學開人意見不得起人篤信不來焉

得不動心忍性孟子謂仁在乎熟熟仁之功只是精義精義則氣岸自容不得習心習氣自着不得精義至於入神則用自利德自崇夫然後可以語至德凝至道而守先待後不虛也

一友云今人俱謂禪宗無用從來高禪豈是無用先生曰禪宗極重作用但其用與聖人不同禪宗作用人不能測聖人舉動人皆信服友動容曰聖人惟一條邊線實實躬行故能如此先生悚然曰惟其然故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

禪宗貴乘悟力而行一切習氣乘悟并消吾儒亦貴乘悟力而行一切習氣乘悟并消其悟處不同則其乘悟力消習氣處亦自不同然禪宗能此而吾儒反不能是謂不如黄檗也

禪宗保任之法只是常提出身子便恰恰真容雖日涉塵囂而任運無心決不牽之而去密雲所謂日抱主人公力能入三途異類

者如此而已若吾儒則在體貼眞修綿密盡分如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方恰渾然一體
聖學始終重在力行蓋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
用始恰渾然一體其初不力行則不能具體渾然一體而自得其
既不力行則不能貼體渾然一體而保任故大學初日物格而后
知至謂自得也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謂保任也苟不力行
則初不能自得而知至既不能保任而知至其可或忽乎
吾人一身萬化之本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人心之向背天
心之欣厭學脈之明晦關焉甚可畏也有志之士深察乎此事無
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純修密行點滴無漏斯能天人交格而
昌學脈於天下萬世
孔孟之道明斯天下有太平之期民生有得所之望世道有還淳

之日人心有歸正之時若吾之行已有疎失則無徵不信而孔孟之道終不能明是使天下終無太平之期民生終無得所之望世道終無還淳之日人心終無歸正之時矣吾之罪比之寇賊塗炭生靈者更有甚可不懼乎

孔孟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爲君者以此治天下爲臣者以此相其君而治天下孔孟不幸而不得位行道則以此教天下而爲師故吾儒之道關係天下萬世之道也吾道關係天下萬世則吾身關係天下萬世

潛子求仁錄輯要卷八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問學

前輩之學多有重誠意而指致知格物爲誠意工夫者以愚觀之亦是葢渾然寂然直達流行者心也苟能如其心之本體亦何必正若有不正亦難加以正之之力故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留也流行之本體不可用力而留者可用力故前輩之學不重在正心而重在誠意也然心何以留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而自然充滿所謂率性之道也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誠者天之道也其次則有不忍人之心而需遲不達又不能遽爾氐設故留不能即泯而留即是其良知不容昧處徒有其意則謂自欺自欺者必不能自

慊何不卽其良知之不容昧者而擴而充之擴而充之之謂致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無懸空而致之理必有所在在格物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忍不爲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致知在格物也致知格物則心之留者自慊而誠矣夫然而復其渾然寂然直達流行之心矣其於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而自然充滿者爭先後着耳然一爲安而行之一爲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故前輩之重誠意未爲無見也問心上不可用力意上獨可用力乎曰誠意先致知固不在意上用力也問自欺則意不誠卽是心不正否曰然不必問所以自欺與自欺之流弊何若卽自欺便意不誠亦便是心不正問所以自欺與自欺之流弊曰彼何以自欺也良心不能泯而私客又不能克故隱忍而自欺也如是安能自慊然其初尚謂之自欺尚謂之不自慊久則陷溺

其心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而欺人矣故大學又極言其狀而要之以必誠其意

大學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夫達不忍不爲於所忍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尚安得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乎尚安得有不在而至於不見不聞不知味乎尚安得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而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乎是致知格

物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可知也故大學歷推所先於致知格物而總提其要於修身達不忍不爲於所忍所爲而充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在是矣故又不但曰修身而曰修身爲本本亂與所厚者薄正是不能致知格物本亂而末治者否薄所厚而厚所薄者未之有正是不能致知格物以誠意正心修身而家不可齊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故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歷推所先而必歸其要於致知格物又反覆於物格知至知本知之至以見致知格物之爲先務而修身爲本之爲要領然均一修身也而用力之先後重輕其漸進之序自有必不可得而越者初學習心用事動印人我之見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自隘之吾心本渾然寂然直達流行而自窒之致吾之良知以格通人我則渾然一體之至性日漸充滿而復其本然之量時時見前而全其直達之體盡心知性此其時也然真性雖復而不無

分毫滲漏習心雖銷而不無倏然萌動生熟之介眞妄之際用力尤不可懈密密運思於吾身之動用上交接上常懷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之懼常抱須臾離道之憂不戒愼而戒愼不恐懼而恐懼則習心消絶不至萌動眞心飽滿不至滲漏乃存心養性之要道也迨其久也不着重心性而無非心性不着力存養而無非存養事理日融內外無閒盡人性盡物性卽是盡吾性吾性只在盡人性盡物性上盡齊家治國平天下卽是修身吾身只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上修始眞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身立命其在此乎夫均一修身也而至此始言修身益致知格物全是擴充四端以復渾然一體之心性重在致知格物重在心性也至於物格知至則不必致知格物矣而復性知性之初惟恐渾然一體之心性時有滲漏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兢兢乎存心養性之爲務重在存心養性者亦重在心性也存養之熟心性無復滲漏之

處始可專言修身其修身也全用力乎威儀言動之間接物處事之內似不知有心性者然似於心性毫不必有工夫者然故至此始曰修身以俟也全力修身則威儀言動日入於融細自恰得乎天則之自然處事之條理日入於精微益曲中乎人道之當然內外融貫全體渾然庶幾乎形色即是天性真是全力着重心性也細析之有三節之不同似乎一節卸一節却正是一節密一節雖然亦無所謂三節也總是力行有生熟之殊候耳力行生熟即是真性用事生熟故用力不能無先後重輕之序而苦心斯道者自有所不得而越也

問用功之方曰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用功之方曰事俱說作集義然否曰然曰聖學要領只在格物孟子何故又云集義曰集義即格物未達曰所行不得宜只因有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所行自無不宜豈非集

義即格物曰先生謂格物非格事孟子何故云必有事焉曰物者身家國天下格之即是事曰容有無事之時何故云必有事焉曰格事則有無事之時格物則無無事之時又未達曰格物則日見物之未格日見人我之習見未融日見渾然一體之性未直達時時自責刻刻反躬故曰志於學即是事曰眞志即是眞工夫曰勿正說作勿預期其效然否曰非也勿正連心讀謂勿正其心也集義則無容自欺無容有所無容之其所而辟心自然正若以集義爲未足而又加正心工夫是乎白地分了內外一分內外則所謂心者非其心而所謂正者非其正也不過見惺惺寂寂者以爲心之體用矜持把捉者以爲正之功耳且盤桓於念慮臧鬭於胸臆執滯於意識欲正愈見不正不正而急求正則不得不重內而輕外研理而畏事離人群而靜坐觀心集義之功不得不疎畧矣視聽言動自相撓亂念起念滅自作糾纏一身之五官四肢尚不能

渾然一體而卂於身家國天下渾然一體乎救過之不暇而奚有於齊治平乎正心之爲害如此勿忘勿助長是申戒之詞勿忘卽必有事勿助長卽勿正心非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當勿忘勿助長也正心是爲學大病故下專就助長反覆言之曰正心何以卽助長曰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操持於方寸之中心本不識不知而欲其靈明炯然豈非助長乎豈不違心之本體乎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揠苗之喻甚切人自不會耳曰大學何以言正心曰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至格物故中間必言正心然其入德之功自在格物不在正心也集義卽格物孟子單提集義故必言勿正心本自明白曰朱註亦謂勿正連心讀亦通又謂與大學正心之義自不同何也曰程朱之學恰是以集義爲未足而又加正心工夫者其言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是無事也又曰如欲爲孝不成單守一敬字

程朱恰是正心而必有事焉重在正心也故其言若此曰告子勿求於心之意如何曰告子正是强分內外但與程朱不同程朱正心而又集義兩頭着力告子舍集義而正心獨守頑空孟子只念念集義恰是正心工夫若又去正心反是大病也集義卽是正心則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而心得其正正心與集義分則吾心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心旣非其心又何正之有故必有事是聖學大主腦勿正心是大主腦中眞訣竅知乎此則凡持敬靜坐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整齊嚴肅則心自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觀未發氣象靜中養出端倪收斂保聚常提不放還元歸靜攝知歸止內觀返照神馭氣氣攝神存神鍊性性歸於命命伏於性魂載魄魄載魂止觀根塵諸說皆不攻而破矣

一友謂前賢多有提第一念者其說最善曰第一念大有辨孟子指乍見惻隱是第一念卽是性善面目後世之所謂第一念則無

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 佛氏空有不二之說而已
友又謂學須識取第一念曰既空有不二矣又何處識取若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第一念但當擴而充之耳又何必識取又謂之
曰深造自得之君子念念是第一念力行近仁之君子亦念念是
第一念念念是第一念則渾然性善形色天性矣今但當力行深
造以求自得耳若欲識取第一念遽自以為知性不幾自誤耶
先生每聞諸友言靜功輒嘆曰天下皆自私自利之人安得太平
見前輩教人靜坐輒曰敢問靜坐何為嘗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
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恰是心性工夫離人遺事違道轉遠又曰
友生相見者多言有俗事此即可見其不知學世間何嘗有俗事
至我前者俱當處置得宜俱我所當盡之道曾子為人謀豈必非
俗事日以此三省其身毫不敢寬假是人以為俗者曾子以為道
人以為累於俗事者曾子即以為切已工夫是知事本非俗也人

自俗之耳事本不累人也人自累之耳聖人之學本非閉門靜坐以為工夫亦可見矣又曰志學肫切則雖倥傯之交而不撓亂是謂真靜豈必靜坐然後靜哉又曰志學肫切則日涉於倥傯能自信其為工夫否則治繁理劇或本未嘗有過而不能自信矣一日與一生論前賢靜坐之說曰前賢靜字即敬字總不過收拾此心令專一耳生謂靜即是敬先生見之甚明但敬又以靜為本曰前賢謂無事時存養此心專一則遇事不至撓亂耳故云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然亦非必舍動求靜俟存養深固時方應事也有事即事存心無事攝心息念有事即事存心則動時能靜無事攝心息念則靜時能靜故云動靜各做工夫兩不相靠則無間斷生謂靜時涵養本原稍定縱有逐物一覺收斂有着落處不然縱收斂亦無着落處所以必靜為本曰此前賢所以有靜以立體動以致用之說要之止是一靜靜時靜動時亦靜又其實止是一敬靜

時敬靜時靜動時敬動時靜收拾此心專一之謂靜之謂敬非棄事物以求靜也曰此固學問之道聖人所不能易曰聖學不若是其沾沾收斂心神也生曰不收斂心神何以能靜曰學者果卓立眞志則其心一其神凝精神常主宰常健自無不靜豈非收斂乎又何嘗以收斂心神為務也生欣然曰然又曰然則工夫何如曰眞志即是眞工夫若志與工夫為二則志非志工夫非工夫矣曰豈有空空篤志者乎曰不然志在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而曰性强恕反求孳孳格通人我日見人我之未通渾然一體之性之未復有事無事精神志慮總注射於其上無一刻可自逸之處此豈非志乎此又豈非工夫乎又何嘗動靜各做工夫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如前賢之為者乎曰然則前賢之學動靜俱是收斂心神有事亦如無事聖學動靜俱是格通人我無事亦如有事矣曰得之矣無事亦如有事是為眞靜是為眞收斂

生未達曰無事亦如有事豈勞神役志皇皇不定之謂耶謂有所致力之地則其心凜凜常若不及孳孳惟日不足而凜凜孳孳之心則寧靜者也收斂者也不放逸昏散者也知此是謂眞靜是謂眞敬是謂眞志奚必主靜而後靜主敬而後敬哉生躍然曰先生常言君子戒愼恐懼以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故不容不然今始知之想堯舜兢兢業業過了一生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曾子戰戰兢兢如臨如履當日心法如是如是果然不待存心而後心存不待收斂而後收斂也曰日行一周天行一周而過一度何其常動然亦何嘗躁擾地鎮而常靜然生長收藏何嘗有一息之停水流而不已靜莫若水山出雲蒸雨動莫若山眞動即是眞靜世俗紛囂動而不能靜沉空守寂之徒靜而不能動動而不能靜者動非其動也靜而不能動者靜非其靜也前賢但以救世俗之動而不能靜者耳豈知學有要領則常動即是常靜也哉

一生謂靜爲動之體如冬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育不茂曰氣未足以喻性氣有收藏有發舒若吾人心性無時不發見流行安得尋不發見流行之時而謂之靜謂之動之體乎

問大學能靜由於知止前賢亦謂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自靜又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似無不同曰理會得道理明透不過推極知識耳豈得謂之知止乎有定由於知止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也能靜則自知止後眞修綿密所致故曰能靜而不曰有靜聖人立言之微意亦可見矣既知性而眞修又極其綿密則眞心凝固當體是靜若格通人我者力行近仁則亦靜而微與能靜者不同然亦非理會道理之靜可比蓋一覩入於人我之中格通人我以充達吾性渾然一體之知一用此心於閒見之地看道理以推極知識充達渾然一體之知者眞性用事理會道理明透者知識已定雖均一靜而迥然不同然

道理非理會可明必審知學脉而力行以深造之則道理日明知由行而進亦由自得而後盡若攝心息念理會道理之靜愚恐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了其思之

靜坐之說本於二氏老氏致虛守靜復還虛無蓋以虛無爲性也佛氏止觀識破有心皆妄無心皆眞蓋以無心即心也老氏之虛無本與佛氏之眞空不同而不知吾儒之性善則一其不用意識亦一前賢之教人靜坐則認心爲虛靈知覺常在於腔子夫虛靈知覺常在於腔子者意也識也意識生於有我有我則與物對待而識常緣物前賢見其緣物而心常在外也於是靜坐以攝之使之常虛常靜不爲事物之所牽引而後可以應事接物爲事物之主宰不知靜攝者亦意也識也是以意識管攝意識也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有方所而欲其常在於腔子乎則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當下不自識知而謂其靈明炯然乎嗚呼豈非以性

善之脉有所未審故不能舍靜坐以爲學哉

乾坤俱聖人之德坤卦爻詞有不善者特因爻起義易之取義固不一也六二中正尤可見聖人之德爻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釋之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乃據見成之語若說是工夫便是以敬直內以義方外矣敬義非有兩事以直內言謂之敬以方外言謂之義直內則於事物之來自是條理得宜方外則胸中自是浩然孟子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大也卽論語德不孤之旨今說有敬無義有義無敬則德孤敬義夾持則德不孤便失之遠一友聞之云不特理足下句則不疑其所行也於文義亦順

仲虺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只此二語已盡爲學之道事至吾前以義裁决其可否使無不得其宜心有所動以禮樽節其過差使無

不歸於正則內無不直外無不方而敬義立矣說以禮制心則可說以敬直內則不可說以義制事則可說以義方外則不可聖人立一言下一字毫不可功

後世之言敬者若曰學問宗主只是一敬則無弊曰主敬持敬則是將敬作一物以操持此心安得無弊故論敬曰居敬論主曰主忠信則無弊曰主敬則有弊夫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故於所不睹所不聞而不容不戒愼恐懼知隱微之莫見莫顯關乎天下緊乎天地萬物故於獨而不容不愼豈操持此心之爲道乎故曰篤志卽是敬曰敬字卽是志字或問有明知道之當然而志不篤者如何曰但能知提心之非學而不以操持聡子爲工夫時時小心於日用倫常體察於視聽言動不敢少自暇逸亦持循之一法也夫子告子路曰修已以敬告樊遲曰之夷狄不可棄告子張曰參前倚衡其謂是乎

生問主敬致良知之學俱貫動靜獨聖學格通人我似只在有事時而不能貫無事時先生曰若無事時無工夫則遇事安能格通人我又問立志非意念之說某皆常聞之而終不能無疑曰此亦只是子未知立志耳若果欲明明德於天下即自責不能明明德於天下竭力格通人我即自責不能通人我惕然悚然心思常自凝聚精神常自緊切即是無事時工夫所以某常言真志即是真工夫生云此屬起念正是間斷曰此本非念何間斷之有生云惕然悚然豈非念耶曰惕然悚然之念即是無念生云更有無念時如何曰須問無念時精神緊切否如是無念則無念而已更要如何作甚生云每疑格通我工夫不能貫該動靜思欲戒慎恐懼又恐落於主敬故敢問此是子未嘗實用力只在有念無念中盤桓所以有此疑若格通人我工夫有漏須戒慎恐懼以補之乃是零星補湊之是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illegible]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慎恐懼之由來如此適所言自[illegible]其不能明明德於天下不能通人我惕然悚然非戒慎[illegible]然悚然之念皆因立志篤切自然如此並非起念今若立一[illegible]恐懼題目要做乃是起念卻已非戒慎恐懼矣不過攝伏管帶不過强作主宰自作其病安得說是工夫生云惕然悚然終屬有人恐聖人决不然曰聖人正是如此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若認一念不起爲無念則不[illegible]聖學不然禪門亦在所斥遂舉神秀慧能兩偈及陽明戒慎恐懼亦是念實無無念時之語云念念起恰是無念若認一念不起爲無念則佛氏外道之見耳聖學本不須論至此所以某每不喜爲此言愛親敬長何嘗非念何嘗起念作見怵惕惻隱何嘗非念何嘗起念聖人則汲汲皇皇憂世憂民而已矣學者則强恕反求格通人我而已矣又何必論有念無念又問

眞心發時僞念即隨奈何曰平日志若眞篤則僞念不隨眞心而起僞念即隨此平日志之不篤也當下只是責志而已夫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豈非志果眞篤則必無不仁者可以加尚之哉生云某等是立出的志所以有間斷曰然有起便有倒眞志無起自無倒問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者聖學也某當欲念隨發時思充達眞心以去之何如曰擴充四端之學原爲有人欲則渾然眞性有所缺陷惟即吾之眞性隨在顯發者達之充之則渾然眞性全體獨復矣是擴而充之原爲有欲而然故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所忍所爲人欲也達吾之所不忍不爲則眞性顯而人欲自去全體復而缺陷者滿欲何足患欲又何必制哉後世制欲之學無本以達之而專從事於末故眞性不能即顯而人欲畢生勞擾即[illegible]竭力過制欲念不起去聖學遠矣又問主

敬致良知之學似於精明聖學不能然曰主敬是意識用事致良知者本空明圓應然不免於識神者頗多既不免於意識則其精明正用意識之本分若格通人我渾渾一團真純惻怛之誠貫注倫物間有甚精明精明是病非聖學之所取又謂之曰予適疑工夫患人欲總是學脈不清楚耳若能清楚學脈而篤志力行之則無此疑亦無此患又曰凡人私已自封則心日隘日塞格通人我則心日廣日通今有疑有患盤桓牽絆則心日隘日塞日覺其苦與私已自封者無異

一生以人欲爲患曰何不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亦是欲子若能有此欲當下眞性見前尚何人欲之足患

生問前賢論仁或以無欲或以公普然否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然無欲自然公普不知渾然一體而但以無欲公普當之則未得耳

謂見熙曰世言大人小人亦須識其所以大所以小始可立志必爲大人而不爲小人汝知之乎熙對不憾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是爲大人但知有六七尺之軀是爲小人但知六七尺之軀安得不自私自利有一切人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然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安得自私自利安得有人欲

謂一生曰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予向來不屑流俗俯視一切恰是棄置民物止此六七尺之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何其大止此六七尺之身何其小世之所謂高人皆學問中之所謂小人也予幾爲其小者

一生云自領先生教日用間無不曲折留心若分毫未至事即有不得其當者曰然今人執意去人欲如此則不執意去人欲而人欲自無不去矣又執意欲持敬如此豈非修巳以敬

力行則真心完滿無分毫滲漏行不力則真性不見前而習心用

事私欲易動外誘易牽百病與矣見有欲而去欲過念只在腔子中盤桓非學也惟在本吾之不忍不為者達之則眞心當下完滿私欲之去不啻如燎毛蓋私欲本非吾之固有而眞心乃天性之本然主客之分原自分明也

聖人本無去欲之說亦無有所存主則外誘不入之說但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嗚呼此非灼知性善者不能信也

答一生書云勝私釋克己而愚不謂然者蓋己私須是對境實地上消磨如視聽言動正在人事交涉上勿其非禮故下得己字若不於人事交涉之際對境消磨則但言克私不言克己矣嗚呼此聖人一字之辨關繫甚大者也生謂靜中一念之私如何擯置不

知對境實地上消磨者其力健靜中妄念自必滅省即一念之起亦隨覺隨去不至盤桓不然一欲未去一欲又生古人所謂引犬上堂滅於東而生於西者皆勝私於意念中之過也生謂勝私不可釋克巳當以何字訓夫安則爲無我勉則爲克巳有何不明而須訓言巳則有人自是當境對治言私則是意不離腔子盤桓有何可疑而難釋

又書云愚所謂不須制人欲者蓋恐人在慮見上消磨則遏欲制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也生疑聖賢無去人欲工夫則孟子何以言寡欲不知寡與去有辨寡者據見在言去者指工夫言孟子但言寡欲之善如此而未嘗言所以寡之工夫如彼他章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此欲之所以寡而心無不存也蓋人本無欲欲

生於有我習心也有所不忍有所不爲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本心也本心充達則欲不能留欲不能留而本心常顯此聖學之所爲異於後世也若不知乎此而但去人欲則滅於東而生於西制於前而萌於後勢擾一生卒無廓清之期蓋無本以達之則無不流爲腔子中盤桓也夫爲學而盤桓於腔子豈小病哉

又書云生疑愚於過欲存理則非之制外養中則又非之夫愚不嘗與生言好色好名好利與一切妄念皆起於有我之私乎不言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自欺之本絕有我之根消而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眞性見前乎而何疑於過欲存理然愚終不以過欲存理爲是者蓋過者過其流不過慮見上消磨自成其過抑於念慮盤桓於腔子之病也若窒欲則與過欲不同窒者窒其源格通人我是也卽一字之辨而工夫有不同得力與作病不同夫聖人之言何可以目昧易之也過欲既非存理亦未得爲是又試問生天

理作何存是可知愚之非遏欲存理原自有說不草草也若夫制外養中則更有商蓋未知生所謂制外者制所視所聽之物乎制能視能聽之人乎若制能視能聽之人則制內非制外且制能視能聽之人者制為視為聽耳目之官乎制欲視欲聽之心乎若制欲視欲聽之心則益是制內非制外矣夫所視所聽之物則非可制為視為聽耳目之官則未聞為學者而但制其耳目也亦制之於心而已制之於心則仍是遏抑念慮盤桓腔子宜吾不以為是也愚嘗謂生云為學之志果沉痛篤切則心思凝聚精神收斂主宰常健內力背重聲色交於側而不之知非禮接於前而不動念何必照管於視聽言動者生常以為然矣生又問苟或非禮而視聽言動之奈何愚曰只是責志只是責志此言也即孟子所以告公都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言也終非顏子四勿工夫生所以至今為疑嗚呼吾人為學各當自知其分量今人俱

知顏子天資高不可及而啓戶卽是四勿工夫何其不知量也試觀夫子答門人之問但言工夫而不曰如何爲仁但言先難後獲而未嘗期以一日期以天下歸仁獨告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可知顏子分量非孔門諸弟可比矣而吾輩敢望之乎蓋顏子平日本無好色好名好利一切閒思雜念如吾輩胸中之祟夫子微窺其幽獨之中己根尚隱隱在也己根尚在猶未復天然之則全本來渾然之眞心故須克之然欲克而於獨居無事之際克治於腔子徒見其盤桓耳所以夫子教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勿其非禮境界當前毅然一決則己根盡拔矣故期之以一日決之以由己所謂顏子之大勇也若使吾輩爲之美色寓乎目卽勿視而欲視之心盤桓不去美聲過乎耳卽勿聽而欲聽之心盤桓不去甚者明知其非禮不當視不當聽而不忍不視不忍不聽不視不聽則若有所失視之聽之則過後必悔

寧可過時而悔不忍覿面而失者亦多矣生可謂照管於視聽言動即是爲學之工夫乎夫愚之所言困知勉行之工夫也顏子四勿學知利行之工夫也只是責志志沉痛迫切則其心一其神凝內力沉重如荷萬鈞之石者然其工夫百倍於顏子而謂吾視四勿爲不屑嗚呼何其不熟察而武斷之已甚也不特此也愚與友生所言大約皆困勉工夫也或者察之不審謂愚爲無工夫嗚呼豈愚之過哉愚嘗講易云閑邪存其誠非初學事初學邪爲主誠爲客不然誠邪兩立教之閑邪只是遏私制欲工夫九二則本是誠邪從外入如門外人閑之門外而已又嘗謂一生云顏子工夫不善用便流爲去欲遏念不由過制當下斬然工夫峻截誠非顏子不能故不易提拙錄明明載之不可以知顏子四勿與愚所以不爲教之故乎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隱隱已根一日而和根盡拔故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嗚呼豈易言哉四箴自是伊川之學凡後人之解克己解四勿者自是後人之學初無與於顏子今之學者但知視聽言動不可非禮乃初學切己入德之事故啟口即是克己不知認錯了顏子也吾儕當學公都子不當學顏子孟子告公都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思而能立則主宰常健內力嘗重自不為物所引而視聽言動可不至於非禮此有擺柄之學初學之所能為若認錯顏子之克己四勿共不盤桓於腔子遏抑於念慮者幾希

又答生書云存養是主人公簡點是奴僕此言誠善但存養是知性以後事而遽使不知性者主敬為存養是以聖賢之良藥為作病之砒石不亦誣乎惟知性而後可言存養是主人公亦惟知性而後可言簡點是奴僕生嘗謂簡點即是照管不知照管者為人

簡點者爲已有誠僞之分照管者全體向外簡點者省察在我有得失之分然諭此於顏子則不特照管非四勿卽簡點亦非四勿夫子云克已復禮顏子云請事斯語則是以全力爲之而又非喫力者以全力爲之可知非奴僕之輕而又非喫力可知非過抑於念慮故曰是顏子求仁之學也非可概而幾也

一生嘗以不勝慾心爲患某責之以志不立生未能信自後憬然悔悟有日新之機某乃謂之曰志未真篤時雖痛懲慾念之萌無益也痛懲之力未稍便軟正在痛懲之際猶且若此過後有不卽發者乎屢發屢懲屢懲屢發祇見欲之難窒耳一旦憬然悔悟真志果立則欲念永不萌偶然省及從前慚悔憤恨搥胸頓足幾欲淚下痛懲之力比昔愈健此是悔恨從前似於當下無益恰大有益苟日新矣此正日日新又日新之鞭策也一番錐劄一番振勵錐劄從前反鼓振勵慾念自此再不復萌矣此某困知勉行已驗

之良方今日爲子言之又曰志未立雖痛懲當下而無益志果立雖深悔從前而有益可見志之不可不立若此生云追悔從前固是有力若當下懲念稍萌痛懲亦自有力曰若立志後又有欲念之萌又當責志深錐痛剗尤不可不用力不容再退蹜矣再退蹜永無立身之期其可乎

孟夫子入闈中見其婦袒遂不悅欲出之何等剛嚴方正吾儕欲學聖人先於此處謹嚴然後有其基址又嘆曰吾儕於此愧孟夫子多矣安得是聖賢路上人

一友謂先生曰昨親友邀飲將入席妓至衆必謂某當有難色某處之泰然因述明道伊川之事先生不答退謂一生曰使子處之當何如生曰有出而已共坐燕飲某不爲也先生曰然人皆美明道而迂伊川不知伊川處之甚正但次日尚有怒色未免留滯耳明道此事大非吾儒本色蓋吾儒之道修齊治平之道也至誠經

綸天下之大經豈肯爲之哉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一妓在坐其可惻隱莫過於此與共燕飲不義怡然不以爲意不仁若云不動心於妓抑末矣若此友億人疑已處之有意其去明道更遠

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心中戰鬬至於形癯戰不勝而形癯是爲眞憂迨其後戰勝而肥形肥之日即其力行近仁之日

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皆其戰勝形肥之日親身實歷語也

一友問看得破打不過奈何曰吾友但就境遇上看焉能看得破或問之曰學能深造自得然後可謂之看得破亦須戰兢力行始打得過不然習心即起其能打得過乎初學能審明學脈而篤志

力行亦打得過是友絕不知學但欲過於末流旣未嘗看破又焉得打過乎

問吾人處世不過貧賤富貴須就在貧賤富貴上打過曰立志眞辨得義利明白能打過若只就貧賤富貴上打如何打得過

今人之自寬者往往藉口於世界之不良此苟且之徒無成人之志者也若有志自在我分上論不在世界分上論又曰果是其人雖濁俗汙世必不苟且使非其人雖唐虞三代之世亦自苟且又曰惟人人苟且所以成此苟且世界有志丈夫當自我移風易俗豈忍同流合汙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可謂至貧苦矣然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弗視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苟在今日豈不大爲世所姍笑哉一生曰惟衆人不能而尹獨能所以傳之至今先生曰此吾人本分奚問傳與不傳若有意於傳卽是作僞

太倉一友來會贊先生安貧不絶口先生曰此不在貧上安若見以爲貧雖欲安不能安也某初求道念念在道不知貧今日自得渾渾蕩蕩有難以告人之樂不知貧諸友見某安貧某實不知一生述居貧家事難處之狀先生曰此皆利害之見即是人我之見若篤志力行之士力盡本分不特不顧利害并利害亦不知又曰力行之士見義直前毫不瞻前顧後今人俱爲世趨所奪利害所轉矣不深可惜耶

謂一生曰聖人之書本非所以求富貴蓋吾人天性無不可以爲聖人而有以陷溺其心則失吾性之本然故聖人教人以復性而筆之於書以垂遠聖人之仁也若以聖人之書爲求富貴張本則不特得罪聖人亦是得罪自己生曰今人但顧目前故不知有此大道曰彼安能顧目前顧目前者惟有志學之士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

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步步履實地事事
在當下此謂之顧目前今之求富貴者但希望日後目前實事毫
不之省不特今日不顧目前有終其身而不知目前一步者雖生
於世數十年未嘗爲一日人可哀也已

一友問講學恚曰學在躬行實踐講如不是先生大稱善頁之問
曰君能躬行實踐否友曰未能曰君謙辭耶抑躬行實踐日見不
足耶友曰某實未能躬行實踐但愚見學甚不必講曰今之爲此
言者甚多但窺其意直是不欲講學耳非謂已知躬行實踐無事
於講也如此與自暴自棄何異友曰某雖不十分躬行實踐然無
甚過舉曰此正坐不講學耳若講學便見目前之過不少便不忍
一日不躬行實踐若眞躬行實踐亦不惡人講學

兩友坐次一友自訴處茲塵世不得不涉俗事明知人情之惡薄
不得已而與之混不然即一步不可行一友云旣處此世自宜有

世法周旋何故欲厭而去之先生浩然嘆曰將吾人盡性之事視作畏途誤為世法甚矣哉聖學之不明也兩友未達先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聖人之學盡力於人倫日用盡力於人倫日用即是盡吾渾然一體之性故聖人皇皇日見未能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兩友所見若斯豈非習俗移人性學不明之過耶兩友遂前問先生先生曰愚皇皇日見未能願亦同於聖人但聖人實實躬行見為未之有得愚實實不能躬行見為未之有得此則不敢自謂同於聖人曰豈不見人情惡薄耶曰人性本善惡薄者其習也性可移習習不能昧性愚但見人人性善并忘其習日日與人交不見人情惡薄日日涉事不見是俗事則不用周旋亦不厭畏曰豈得不用世法耶先生正色曰窮理精義察言觀色惟須臾離道為憂豈得用世法兩

友默然先出又謂之曰愚自十六七歲親長皆憂某不會世法及到與中朋友相愛者皆教某以世法愚只對曰世法我不能只與世不相宜是我學問未得渾融然學能知性方得漸次渾融愚此時雖從事於學而未知性遽說渾融亦太早在然決不肯聽人言語習起世法亦是當日有志世法一語令人習爲固然不知是極大病痛一習世法眞心日漓眞性日昧趨向日卑陋汙下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今日周旋世故之人俱自以爲得處世之善道不知人若有周旋一念卽處處安排事事作意聖學只貴於誠實擴充四端强恕反求渾然眞心直達流行斯是復性亦可以知性周旋世故者安排作意之熟眞心偶見卽從納交要譽惡聲處藏身將入聖眞種子頃刻變入於僞境此人生之惡病亦今日之時症直達眞心是聖學眞血脈路亦救療一切時症之靈丹妙劑

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愚不肖之不及也特拔乎流俗超出乎汚世賢智之過也

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前輩皆有此語其能入學問一路立身希聖者在此但纔有此見輒不能渾然一體爲此即禪宗出世之根故也

楫問與匪人相處不能無厭薄之念奈何曰即此是人我之見故須格通曰聖人於小人則何如曰聖人則遠之而已惡之而已遠之惡之並非厭薄之此所以爲仁至義盡也

一友謂孔門三世出妻德禮之家爲婦固不易曰孔門爲婦最易夫子仁人也豈有刻絕其妻而輕出之理必其婦有必不可容者不得不出耳

聖賢學脈止是仁熟熟則化化則爲聖有諸已則賢雖未知性而力行近乎仁則亦有諸已不失爲眞儒

君子小人之辨只在存心之厚與不厚厚者仁之屬也不厚者不仁之屬也以公私分者未是蓋世有漠然無情而公者漠然無情薄之至也

厚之爲德從含容來能含容則厚

一友意在立品無言即及之先生謂之曰不可有立品之心有心立品即是作僞蓋此念原從名根上來此念不除胸中夾雜掛帶決不乾淨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人他事或可容僞至于學道則眞切性命之事必不容僞學道而亦有名心僞心是不可解

學道而亦有名心僞心則其人必無還淳返樸之日矣豈不可哀也哉

今學者稍有意於學問輒有一架子於胸中一切視聽言動接物處事各有架子嗚呼此名爲信學而實不知所以求學者也乃沾

沾信以爲道在是不亦可惜也哉

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然徇架子者雖非有意虛僞恰是虛僞善哉前賢之言曰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纔有億度卽屬知解纔有湊泊卽落格套纔有莊嚴卽涉氣魄皆是義集王霸誠僞之所由分也今之學者皆以知解認爲實得以氣魄支持格套者也非虛僞而何

眞學問之士無架子於胸中故無架子可徇一切視聽言動接物處事自率其平常而已乃或者以無架子而訾之是眞無識之徒也

無架子於胸中而率履平常者易見疎失有架子於胸中而規爲做作者每覺可觀豈知疎失之過小做作之罪大疎失者但自嚴其戒愼恐懼之心則不至離道做作者氣魄上支持以爲工夫作爲上湊泊以爲集義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做作以為道者每不耐人毀譽揀好題目做故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做作以為道揀好題目做故不耐人毀譽嗚呼真俗士也已

一生問某於言動舉止習熟簡便今一時收束不能奈何曰若篤志為學則心思專一精神翕聚言動舉止自爾收束子今只在言動舉止上求收束安得收束蓋學須有本有本則易無本則難有本則真無本則偽縱使子能收束亦是安排做作的伎倆何當於學

一生問居家不能盡遵古禮如何曰孟子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子若事親從兄真愛真敬則和而不流有自然之節樸而不野有自然之文委細縝密曲盡其禮所謂禮所生者是也若不能愛敬真至即盡取古禮而復之人而不仁如禮何

一生問古禮古樂不復可見今發明聖學未知可復先王之禮樂

否曰先王制禮作樂皆本於吾性之中和子能致中和即得禮樂之本原何憂不可復

謂一友曰吾儒行檢方正是其本色故夫子晚年神化而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正之謂也又曰世皆以方板誚道學先生而謬稱吾夫子當時處世極圓不知最方板莫如吾夫子觀今春秋一經可見

詩文字畫與一切才智技能易於自高慢人爲學則日見不足無高處一體眞性無慢處今學道不明人於學問之士先以自高慢人億逆之矣若學問之士少有疎率不及檢處人即嘲自高慢人之憾嗚呼危哉

生問方人亦無害否曰眞實爲已而辨別其人之是非爲已之從違則亦無害然偶有所及則可若特此爲學則不可又曰眞實爲已雖論他人亦是爲已不然雖論聖賢之學亦只是方人而已

大舜有大焉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志已成物仁之至義之盡也嗚呼有是心以爲之君則不患民不協於中有是心以爲之師則不患學不昌於世今人有一善沾沾自足惟恐人不知以取諸人以爲善爲恥卽或取諸人又沾沾自足自以爲能取也其視舜之心量何如哉

舜之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渾然萬物一體之心並天地而昭日月大哉舜也斯其至矣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眞渾然萬物一體之聖人

聖學止是仁天地止是仁惟天地止是仁故化育萬物於無窮聖學止是仁故知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皆仁也

一友云渾然一體者儔類中無好醜之念涉世俗無厭薄之念先生曰此何足言某於是非高下非不井然却無好醜之念雖不厭

非人怒人郤無輕薄之念不特不厭薄亦并不知渾然一體遂指謂學者云余初最嫉俗輕世使不學當仍然耳子等亦知所以用其力乎

語一生曰某生述近處家庭日用信任自然覺便妥貼因謂之云莫作此見有自然時有須勉强時愛敬眞心暢滿浹洽固是妥貼若眞心雖萌未能直達充滿果能勉强推致亦是妥貼初學不論自然不自然只一味勉强勉强之極自無夾雜回護之病自無苟且姑容自尋出路之病勉强之久則眞心日完滿克固天眞洋溢油然藹然不知不覺自是妥貼此乃勉强中之活潑鼓動克長流露處今人只無志爲學若果志於學眞心萌動未能直達暢遂便於此心不慊有不勉强不得者是勉强即自然也至此自不容已亦忘其爲勉强矣某生蓋曾爲主敬常惺惺之學過於矜持把捉恐落安排不知矜持把捉純是意識勉强雖是着力絶非意識蓋

矜持把捉是從道理上勉强格套上支持不是從眞心上推致故與勉强有是意識非意識之分若立志不眞虛僞夾雜包藏回護照管形迹謂之安排分明與勉强推致眞心是兩路在安排不是勉强勉强絕非安排矜持把捉不是勉强勉强絕不矜持把捉須要分曉今若恐落安排恐蹈日前矜持把捉之弊而喜信任自然爲妥貼卽恐流入率情任意反落情識去也未嘗篤志用力自然不過是偶然呈露不過是天資近道若以此爲妥貼何時有深造自得之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誰人不自然不能擴而充之達之天下又誰是自然志學之士正須在困勉中藏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是困勉自有明强之日故夫子曰爲仁由用力顏子曰竭才孟子曰盡才夫子敏求顏子拳拳服膺聖賢皆如是非討便宜的弘士云向疑先生之教但有自然不及勉强今始知之曰某說格物說格通人我說强恕反求俱是說勉强汝自

不會範云先生嘗說曲致即是勉强曰然但曲致有人情上須委折之曲致有勉强之曲致如導泉者巳得泉脈便濬去淤泥推致這源頭活水此是勉强之曲致若人情上須委折之曲致即是自然然泉脈已通淤泥便不容不濬是勉强亦即自然曲致亦即直達也生云某亦時眞心發見但纔發即有夾帶當下亦深知其非只不能使之不起如何曰此處正須自省曾子日省之功正在此處用某嘗謂記論語者篇篇接續章章貫通大有深意如上章言孝弟爲仁之本乃是眞心下章言巧言令色即是僞眞僞錯雜便須自省故繼之以日省吾身章又如孟子言乍見怵惕惻隱之心即言非內交要譽惡聲亦是孟子於眞僞兩念閱歷過來故分剖得如此明白千今只是自省果能省身誠切如曾子自無夾帶自然𣲖不起生云每當眞僞雜發時僞念比眞心更覺自然反疑眞心之非眞曰僞境熟慣故反覺自然自省之久則熟處漸忘眞心

自發得有力先賢每貴第一念蓋第一念即是真心亦有初念非轉念是的即是真心疑他作麼生云雖是作疑亦知是真心欲直達自慚自悔此僞念之多事曰明知是真心直達去即是慚悔作麼一念慚一念悔則直達便無力譬如水勢一路則沛然直決支流多則勢殺不能沛然矣生云有時私意倏起懲悔反盤桓不去曰須是一擲不顧懲悔即是留滯又曰吾見學者能自省的亦少蓋由未嘗立得真志作緊作慢作起作倒志不能打成一片既不成一片則真不勝僞無限精神空費在腔子上戛括吾這裏是青天白日的學問那裏有許多閒戛括在只是志未嘗真須是志打成一片方有幾分學者氣息生問如何得打成一片曰須是思量問如何思量曰思量此生當作何等人此生畢竟作何結局功名富貴猶是求之於外詩文著作不過些小技能仁義禮智是我出胎便具的不失赤子之心斯爲大人達孩提愛親敬長之良斯

爲聖學不是求之於外不是些小技能可比思量至此自然不忍薄待其身自然生個進取尚友心又思量孔孟之學二千年不明便生個悲痛心我今得與聞正學比之二千年中人倫豈不誠爲大幸便生個踴躍歡喜心我今若不切切向前深造自得豈不枉遇明師枉聞二千年不明之聖學便生個羞恥憤恨心孔孟之道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我性分事今天下生民塗炭已極倒懸已久便生個疾首蹙頞擔荷斯世心今天下邪說橫行淫辭詖行震眩一世稍知求道人人自以爲正學家家自以爲孔孟黄鍾毀棄瓦釜雷鳴方之洪水猛獸之害禍尤烈焉便生欲正人心欲明斯道擔荷千古大事心如是思量如是不自薄待悲痛慚憤踴躍擔荷交發並至則志氣自旺精神自生脊梁自豎脚跟自硬自然打成一片須是打方成一片如打金錫箔然只管打自成一片如是思量來思量去便是打了打通人我亦須

打攏得通如打竹節緣只管打自然通某生嘗言工夫須寬寬裏來不是趕緊的此是自解自寬的話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豈寬寬裏來的自無真志自不上緊時起時倒如瘧疾一般熱一陣冷一陣有何結果若果志真則汲汲皇皇步步趕上見有甚寬緊某生自負高最輕忽人一團人我意見正與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背馳尚數若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豈不剌謬予志爲端人正士無擔當千古學脈之志趣向如此成就自必平常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將入乎下堯舜孔孟不過自盡人道初無過分汝出胎時與堯舜孔孟有何差別今若深造自得對同堯舜孔孟不過復得出胎時故物有甚擔當不來吾嘗謂今人大一日小一日赤子之心本是大人自後年齒日長身軀日壯人日小以見前日小之人回望出胎時大人反生退畏不敢擔當豈不

可笑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班憂歎徬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肫篤我以為喜有時懈緩我以為憂警勵鞭策似乎遲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亦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嘆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為甚難我見為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志大則自真自成一片今二三子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不切無擔當千古學脈之心自然疎怠不真篤自然不能成一片自然信不及一日志大則不容不真志小則不容不懈理實如此二三子若志大則憂嘆徬徨如負芒刺肫肫

切切日見不足汲汲皇皇知趕不上汲汲皇皇亦不知其爲汲汲皇皇肫肫切切亦不見其爲肫肫切切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用事到此自不容不覺刻刻渾然真心自然覺着此真心時時仁體用事自然親證仁體所謂真心發見處覺着亦是不得已指個入處豈必待此始覺只此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用事便通體是仁全體是渾然真心說甚發見不發見曾子省身誠切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便是樣子若志不真篤不成一片纔乍見發見亦不能覺當下不覺發見後始知不過晦菴所謂察識當不得數孔二三子發見後始知亦曾歷過幾次何嘗有火然泉達不容已之真機發見當下即覺是身親踏着身親覺着未離其位意識不起全體渾然覺亦無覺覺着的是渾然真心覺亦是渾然真心是謂無覺之覺是之謂親證發見稍過即覺已是離其位是有覺之覺非復全體渾然覺亦無覺之親證矣學須親證

實覺方能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方能對同堯舜孔孟方能對同愚夫愚婦對同孩提赤子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方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方可自任守先待後擔當學脈傳之其人今二三子未嘗親證故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爲高遠不可幾及若果親證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真心也孩提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乍見怵惕惻隱渾然孺子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性本然故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溺由已溺饑由已饑伐罪弔民救民水火周流列國歷說齊梁人見以爲不情而聖人止是率性人見以爲多事而聖人亦不自知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只是曲致真心求復我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在中庸謂之致曲孟子謂之思誠無他道也今人高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不能發明明德於天下之志

便以格通人我工夫爲不切又或以强恕反求止一支一節之事又或以明明德於天下與格通人我爲空廓不實并信不及古聖人之憂世憂民遂謂之絶德不可繼不知汝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亦發怵惕惻隱之心否若汝乍見惻隱不容不發則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無疑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可不任打通人我工夫不可不用力無疑也嗚呼渾然一體之性見在日用堯舜孔孟之心見在目前坦然易知坦然易信只因人自局於一隅之見自信不及豈不誠可哀哉痛哉

答一生書云夫所謂親證者篤志力行則身親證實也蓋講明學脈之始心性已了了分明不篤志力行則不過口耳邊清楚且舉心思維則了了不舉心思維則茫茫雖自謂無疑不過知見上清楚故遇境涉事則舊習横起或講學論道則繆妄雜出始則浮而不實久則恍惚而難知惟講明學脈而篤志力行志打成一片卽

是行打成一片所謂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亦不見有本體不見有工夫刻刻渾然眞心時時仁體蓮量不識不知全體渾然所謂親證也眞心發見處一覺悲曾與友生言之然不如篤志力行入眞入微者之確實蓋發見處一覺者非不從篤志力行入但有發見處可覺亦是眞心從習心中迸出從茫然處透露工夫非無間可知若篤志力行入眞入微則無一刻非眞心不識不知而非茫然無覺步步踏實何待發見一覺乃爲親證乎况工夫未至入眞入微雖一覺親證工夫仍不能無間如或微有滲漏久將不勝舊習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在斯人矣故守先待後擔荷千聖之學脈者端在於篤志力行親身證實而不在乎區區一時有見之士也

又書云承示篤志力行入眞入微自然於眞心發見渾身親證不必定在工夫有間習心中迸出茫然處透露而後一覺親證旣親

身證實自不容不保任自無容間斷果知所言懸方注目以望之惟恐不得其人亦何嫌而必欲抑之耶不知篤志力行入玄入微已是身親證實必曰有一日一覺親證方能自信知性是猶與道爲二也猶是視作奇特認有光景設心等待也爲病不淺矣其根在於習見先賢一旦豁然貫通與悟自心悟良知之說又不無惑於禪宗之叅悟故健羨不置耳不知一旦豁然貫通是物物上窮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之之久則一旦豁然貫通知天下之物通體是一太極而吾心之太極初與物未嘗有異故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夫知性不在力行以復性而在徧窮天下之物理此先賢之知性所以有殊於古之聖人也至於悟自心悟良知大畧是佛氏一派其言曰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歎有餘音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曰良知之虛良知之無曰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不謂之佛氏

之學而何哉禪宗之悟專從疑入疑至人法雙法之項全體獨露方是親到容有不二又非法師玄妙之見可以望其項背也今之學者既知吾儒所知之心性大不同於佛亦不同於前輩諸賢而猶健羨其悟不亦大惑矣夫夫心性不同則知心知性不同亦斷可識也而猶健羨不置豈非視作奇特認有光景乎豈非設心等待猶與道為二乎至若悟後保任亦佛氏之言吾儒始終重在力行何保任之有從來悟者固無不保任然悟而不保任者亦不為少矣吾能信其必保任必無間斷乎嗚呼天下不乏聰明才智之士亦不乏一時有見之人而孳孳注望乎篤志力行其人者以篤志力行入真入微不同乎一時有見自始學至成德步步篤志力行必不至有初鮮終千聖之學脈待此而昌明天下萬世之學者待此而不迷也以重任付之自不得不以中正無弊之道引之豈故斬此一悟反誤之淺嘗而罔貫獲乎亦可以知某之心知某所

以不重悟之故矣